

楔子 木訥的世子夫人

安定侯府內，幾個婢女拎著食盒與香茗，穿過幽深迂迴的連廊來到二門處的花廳。食盒裡是京中有名的甘味齋的糕點，雖不是最上等的，但甘味齋可是日日需要排隊的老字號，拿來待客綽綽有餘。

婢女們布上點心、添上好茶，而後恭敬有禮地退下。

光祿寺丞夫人李氏，不著痕跡嫌棄地看了眼糕點，拿起來咬了一口又放下，這才看向安定侯夫人陳氏說起正事。

「我們家巧兒雖說是庶女，可平時在家也是和嫡女一起教養的，這琴棋書畫不說，管家中饋都拿得出手，做大戶人家的主母都綽綽有餘……」她說得渾然忘我，頭頂花簪上那隻赤金雀鳥一副要飛出去的樣子。

光祿寺是掌管皇宮膳食的官署，平素能收的好處多不勝數，所以李氏打扮得華麗不凡，身上穿的是蘇州宋錦，腳上穿的是高頭雲舄，滿頭金光燦燦，只一張臉或為掩飾老態，花粉厚得堪比城牆，彷彿笑得用力點都能落下粉塊來。

而李氏身邊坐的少女就是她的庶女楊巧兒，倒是如她形容得那般，乖巧地坐在那裡，頗有幾分賢慧模樣。

陳氏對於李氏的自吹自擂不置可否，只不著痕跡地觀察楊巧兒。今日邀來李氏母女，就是想相看一下楊巧兒，不知她適不適合當自己嫡子衛胤玄的小妾，但聽到李氏這麼說，她不禁眉頭微蹙。

「楊夫人，我就直說了吧，我家世子已有正妻，如今是要納妾，不需要妾室多麼出得廳堂入得灶房，只要能抓住世子的心就成。」

說話的同時，陳氏還悄悄瞄了一眼坐在自己身邊的兒媳齊君薇，心裡不由得納悶起來，一般正妻知道婆母要為自己丈夫納妾總該有些不悅，嚴重點的還會鬧騰一陣，可齊君薇人都坐在楊巧兒對面了仍是無動於衷，依舊眼觀鼻鼻觀心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，彷彿眼下說的都是旁人的事。

陳氏暗嘆，她也並非沒給過兒媳機會，但齊君薇是熱孝成親，按習俗只要守孝一年就可出孝，而她迄今成親都三年了仍無所出，與兒子之間也不見有多熱情，陳氏去年把自己的婢女嫣紅給衛胤玄開臉，但衛胤玄不知是不喜嫣紅這類型的女子還是什麼，居然全沒碰過她。

於是陳氏又替衛胤玄納了富賈之家出身的周氏，偏偏周氏大字不識一個，自然又不得衛胤玄的喜愛，終於陳氏把念頭打到京中貴女身上。

嫡女上趕來做妾的陳氏還不敢收，倒是光祿寺家，不在權勢中心，品級也不高，將庶女送來就非常適合。

此時卻又聽得李氏說道：「侯爺夫人所言極是，咱們巧兒的樣貌在京裡閨女之中都算一等一，有哪個男人不喜歡呢？況且她大姊三年前嫁到蘇州去，現在已經抱倆男娃，都說妹妹從姊，巧兒定也是個好生養的。」

這就說到陳氏心坎上了，她再次看向齊君薇，真要說起來，兒媳的模樣也不俗，大氣明麗、英氣勃勃，該是個爽利的性子，可偏偏凡事逆來順受總讓她覺得彆扭。

「齊氏，妳說讓世子納了楊巧兒如何？」

齊君薇終於有反應了，卻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婆母，「一切聽從母親決定便是。」果然。陳氏只覺和兒媳說話有種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覺，但凡齊君薇說一句她不喜歡楊巧兒，甚至不喜歡婆母為世子納妾，自己都會歇了這門心思，偏偏她可能因為出身不高，這世子夫人做得戰戰兢兢、毫無主見，這叫自己以後怎麼放心把侯府交給她？

陳氏在心裡又嘆息了幾次，李氏把這婆媳過招全看在眼裡，對於齊君薇這樣軟弱的對手，她毫不擔心楊巧兒會鬥不過，言語上不由得帶了些輕慢。

「日後我們巧兒過門就請世子夫人多多關照。聽說世子還有兩個妾室，迄今也沒有懷上，既然世子夫人生不出孩子，那可要讓世子雨露均霑，一切以安定侯府的後嗣為重啊！」

這話說得彷彿妾室沒懷孕都是她阻撓般。齊君薇心裡像被刺了一下，終於正視李氏。

「侯府內宅之事自有章法，楊夫人無須擔憂。」她淡淡地說著，對外人，倒是沒有像對婆母那樣謹小慎微。

但李氏心裡已經小瞧齊君薇，也沒把這話放在心裡，「聽說世子夫人的父親當初是安定侯的副將，為救安定侯而死，所以侯爺才會將妳許配給世子。這樣的出身啊，嘖嘖嘖……」她故意停頓了片刻，也不怕別人看出她的嫌棄，「日後若是巧兒生出長子，定是要過到嫡母名下的，屆時這安定侯府世孫的教養，可不就要世子夫人多加用心？」

齊君薇肅著小臉，「八字都沒一撇的事我不予置評。」

「呵呵，世子一妻兩妾，可迄今侯府第三代卻連個影子都沒有，長子會從巧兒這裡出不是明擺著的嗎？」李氏裝模作樣地搗唇笑了兩聲。

齊君薇還想說些什麼，但她原就不擅爭辯，這一躊躇，瞬間就落到下風。

見狀，陳氏暗地搖了搖頭，本想看看兒媳如何應對，但遇上李氏這種不要臉面的，齊君薇還是左右支絀。

「罷了，三日後挑個吉時就將楊巧兒抬過來吧。」陳氏擺擺手下了定論，也停止了這場針鋒相對。

陳氏與齊君薇將李氏母女送到二門口。

那李氏走便走了，偏偏又回過頭朝齊君薇露出一記意味深遠的笑，那楊巧兒也似知道自已的事成了，也不扮乖了，直接給齊君薇一個挑釁的眼神。

齊君薇深吸口氣，裝作沒看到，小手卻悄悄地伸出大袖之中，輕輕一彈。

李氏給了齊君薇一記下馬威後掉頭便要離開，腰間卻沒由來地一麻，整個人往前撲倒，她本能地想拉住旁邊的東西穩住身體，卻連嬌柔的楊巧兒一起帶倒，於是母女倆就這麼滾下台階，速度快得令旁人想救都來不及。

「這……」陳氏看傻了眼，連忙叫僕婦過來攙扶。

幸得二門的台階只有兩階，可饒是如此，李氏與楊巧兒仍摔得不輕，後者摔得流鼻血，前者則是門牙磕掉了一顆。

齊君薇淡淡地道：「看樣子三日後過門有點困難，不如拖到楊姑娘好了再作打算。」

陳氏狐疑地看了齊君薇一眼，旋即又覺得不可能，自己這兒媳雖有些不知變通，行事卻很穩妥，尤其她一點武功都不懂，絲毫不像出自武將之家，怎麼可能做出這等幼稚之事替自己出氣？

李氏與楊巧兒出了這麼大的糗，還以為真是自己一時不小心造成的，哪裡還有臉留下，也不管齊君薇說什麼，胡亂地點了頭便掙開侯府的僕婦快步離開。

「兒媳先退下了。」齊君薇向陳氏行了個禮。

陳氏揮了揮手，滿心莫名其妙地回了主院，齊君薇也回到自己和世子所住的勁竹院中。

無論如何，楊巧兒入門已是定局，齊君薇沒有反抗也不能反抗。

她父親因為在戰場上救了安定侯落下重傷，得到安定侯欲讓世子娶她、照顧她後半生的承諾，但父親深怕她跳脫活潑的性子為侯府所不能容，彌留之際死命叮囑她無論如何要收著自己的個性，展現出世子夫人端莊穩重的一面後便撒手人寰。由於母親早亡，沒有人教她怎麼做好一個當家女主人，尤其是侯府這樣的深宅大院，所以一開始她這世子夫人當得有些狼狽，婢女僕婦都偷偷笑她。後來發現最好的方法就是婆母丈夫說什麼她就聽什麼，縱使心中百般不願也不能表現出來，這樣縱使不出彩，至少也不會出錯。

可她現在心裡好不舒服，真想狠狠發洩一下，只是侯府到處都是人，房裡有婢女，院子裡有家丁，花園有匠人，就連最偏僻的後門都有守衛……無奈之餘，齊君薇只能面無表情遣退兩個隨身婢女春蘭、秋菊，然後自己默默走到安定侯府的庫房裡。

進門、上門，她長吁一口氣，終於只有自己一個人了。

「他娘的什麼小妾都是王八蛋啊啊啊——」齊君薇驀地大叫出來，為了不讓外面聽到，她還特地走到庫房深處，漆黑不見五指她也不在乎。

「我已經很努力做好世子夫人，你們這些人是瞎了嗎？生不出孩子能只怪我嗎？我又不是沒看大夫！我很正常！」

她也不知自己在罵誰，成親三年，丈夫始終對她不慍不火，婆母拚命塞小妾，公公不管後宅之事，對她的處境一無所知，這安定侯府就沒一個人認同她的。

「早知道我就不嫁進來了，可我是真的喜歡衛胤玄啊！而且這樁婚事是侯府主動求娶，又不是我爹挾恩要求衛胤玄娶我，現在又嫌棄我，我招誰惹誰了？現在連楊巧兒這種小官之女都能來踩我一腳……叫我怎麼忍？我悄悄暗算她一回不過分吧！」

她氣呼呼地發洩了好半晌，站在原地大口喘息幾下，情緒才慢慢緩和。

然後她的表情又哀怨起來，可憐兮兮地呢喃道：「再這樣下去我一定會瘋掉的，我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委屈多久，誰來告訴我該怎麼做……」聲音漸漸隱在黑暗中，化為隱忍的沉默。

本來又要變回那個謹慎守禮的世子夫人走出庫房，此時身旁一陣光芒大作，齊君薇嚇了一跳，連忙看過去，卻是架子上的一面鏡子突然亮了起來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武將之女就是膽大，她不僅沒有尖叫逃跑，還上前一步眯眼

看著這面約有半身高鏡子，上頭鑲著珠寶，鏡框寫著幾個看不懂的篆字……她突然靈光一閃，「難道這就是公公和夫君打贏外族繳獲而來，聖上賜下的火齊鏡？」

嫁入衛家後，陳氏帶著她打理中饋，讓她清點過庫房，所以她知道庫房裡有面火齊鏡。

傳說火齊鏡是周靈王時由渠胥國所進貢，後來周靈王末年鏡子佚失，不想竟是流落到關外，輾轉又落到安定侯府中。

傳聞火齊鏡若在黑暗中光輝流動，讓人識物如白晝，鏡中倒映的幻象如真似幻，真幻相融，此時可向鏡中倒影說話，倒影會有所回應，然而一旦房中出現一絲光芒，鏡面光華會立刻隱去。

齊君薇初聞此傳說時只是一笑置之，畢竟火齊鏡在衛家庫房擺了幾年也沒見它發光過。今日它突然大亮她卻並不害怕，反而覺得鏡中有什麼在吸引著她。

她忍不住伸手撫摸著青瑩流轉的鏡面，鏡面忽而扭曲了一下，然後漸漸冒出一個人形，越來越清晰、越來越明確，最後落在齊君薇眼前的，竟是一個傾國傾城、豔絕一時的絕世美人。

只聽得那美人慢慢地開口了……

「妳這女人，簡直就是個傻子！」

第一章 鏡中美人

安定侯世子衛胤玄，時任羽林前衛統領，負責皇帝的安全及皇宮的戍衛工作，盡忠職守，幹勁十足，宿在宮中的時間比留在侯府還多，在年輕一輩中非常被看好。三年前他成親，眾人都覺得他應當會收點性子，把心放在自己妻子身上，想不到他三年如一日，該上崗就上崗，從不沉溺溫柔鄉，因此不少人猜測他與妻子的感情應當不太和睦。

想來也是，衛胤玄才貌雙全，是朝廷的明日之星，以後還會是侯爺，當初是多少權貴人家心目中的乘龍快婿，卻被一個不知底細的姑娘給截了胡，說酸話的人自然就多。

於是，安定侯世子與妻子冷淡的謠言，就隨著衛胤玄長時間宿在宮中的情況四散出去，現在就算衛胤玄自己出來解釋他其實不討厭齊君薇也不會有人相信。

但事實就是他真不討厭齊君薇，既然家中做主為他娶了她，他便只認她這個妻子，只不過他的全副心思擺在差事上，兼之齊君薇安靜不惹事，從來不讓他煩惱，他也就放心地不過問後宅之事，就這樣，夫妻兩人即使成親數年仍是溫溫吞吞、相敬如賓。

這日正是旬休，他原本想為了下個月初的京軍軍演留在衛隊裡訓練，可母親遣奴僕來傳話，說家裡又替他納了一個妾，好像是姓楊還是姓梁，他只能無奈地應下，但還是拖到了傍晚，和屬下們演練大半日才不疾不徐地回家。

一入府，他便先到正廳請安，自是免不了被陳氏一陣叨唸，主要提醒他今晚定要到新來的妾室那裡歇息，早日為衛家開枝散葉云云。

無論母親說什麼，衛胤玄皆鄭重地應承下來，但一離開正廳後就全拋到耳後。

所以那個新來的妾室到底是姓楊還是姓梁？還是其實姓黃？

不重要的事衛胤玄往往不會在意，他連自己後院有幾個小妾其實都不太記得。

回到勁竹院，齊君薇已為他備好洗澡水，服侍他入澡間洗浴。

在京軍裡待久了，衛胤玄糙了不少，幾乎忘了自己也曾是個劍眉星目的青蔥少年，但只要一回家，妻子定會把他打理得整整齊齊，親自為他擦背洗頭剃鬚，再出門時又會恢復成安定侯府那風度翩翩的世子爺。

其實他滿享受這段時光的，這會讓他覺得府裡還有一個自己可以在她面前毫無防備的人，可惜每次出了浴間，她又會變回那個矜持有禮的妻子，往往能澆滅他一腔熱血。

眼下，他便坐在大木桶裡，泡著她特地準備讓他舒緩筋骨的藥浴，閉著眼享受她的小手在他頭髮上的輕輕搓揉。

「聽世子的小廝說，夫君要出京了，讓我備些換洗衣物。不知夫君要去何處？又要去多久呢？」齊君薇突然停下手上動作，問道。

衛胤玄微訝地睜眼。她從不主動過問他的去向，像是怕他怪罪似的，不想今日竟問了。

不過就算她不問自己也會告訴她，這是對正妻的尊重，縱使她通常不會有什麼特別反應，只會默默替他準備需要的東西。

「三年一度的京軍軍演就在下個月，上直京軍二十六衛彼此對抗，勝出者能得到聖上的獎勵及幾日的休沐，個別表現好的說不定能升官。京裡沒有這麼大的場地，所以我們移到京外的馬場，這一來一回約莫需要一個月的時間。」他仔細地答道。齊君薇又問道：「那上回軍演是誰贏了？」

「是金吾後衛及羽林前衛。此次軍演，約莫也會是由這兩軍進行決戰。」衛胤玄便是羽林前衛的統領，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自信。

「金吾後衛是誰帶領的？」齊君薇像是很有興趣的樣子，竟是越問越細。

「是英國公的嫡孫左明維。」其實提起左明維，京裡十個有九個都知道他，他是與衛胤玄齊名的京城雙英，但齊君薇不是京城人，平素也不太與人交際，衛胤玄便特地說出左明維的背景。

她站在他身後，所以衛胤玄並沒有看到她一臉果然如此的神情，只聽得她道：「凡是戰爭，不管是不是演練，都是真刀實槍上陣，我替夫君準備了一顆救命丸，這是我費盡心力才從前太醫院使那裡求來的，說是只要還有一口氣都能用來吊命。這藥丸十分難得，夫君你明日出門時千萬記得隨身帶著。」

「喔？」衛胤玄突然將浴桶裡的身體轉了半圈，放肆地上下打量她，還笑得有點邪氣，「妳今天很不一樣，難得聽妳說這麼多話。」

齊君薇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她也是厚著臉皮才敢問個不停，不過見他接受良好，她莫名地有些小雀躍。

有一點他說對了，她身邊確實發生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。

「若夫君不嫌我囉唆，那我日後便多說一點。」齊君薇小臉微紅地道。

她並不知道，長相偏豔的她這麼一羞澀，平白多了股嫵媚，惹得素了很久的衛胤

玄蠢蠢欲動，驀地伸出手一把將她扯到浴桶裡，與裸體的他幾乎貼在一塊。

「我喜歡妳這樣。」說著，他的薄唇突然吻上她，兩人泡在熱氣氤氳的水中，他的熱情幾乎讓她喘不過氣來。

他手上有著習武留下的薄繭，在她身上游移時總能引起她一陣震顫，她被水浸濕的衣裳就隨著他大手的來去被丟出浴桶外。

這一個吻長得猶如過了百年，親得她暈暈陶陶。以前與他親熱，齊君薇都極力控制自己的慾望，連聲音都不敢太大，就怕他覺得她放蕩，很少真正享受這件事，但今天兩人之間顯然多了一種她無法克制的氣氛，讓人躍躍欲試。

「夫君……」她濕漉漉的大眼看著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「在這裡陪我？」他啞聲問，心裡真怕她又說出什麼煞風景的話。

齊君薇從他眼中看到了火熱，又不是第一次洞房，自然知道他想要什麼。若是以前，她一定會推開他，說一句於禮不合然後謹守分際地退去，但今天她想遵循自己的心意放縱一次，於是她主動捧著他的臉，輕輕地吻上。

窗外下起春雨，捲起帶著腥氣的泥土味，就這麼滴滴答答地響了整晚，打落一地殘紅。

而那不知姓什麼的妾室還在她的院子裡苦苦等著世子，竟是沒有一個人想起來。

隔日，衛胤玄早早就離府，也不知他哪來那麼好的精力，折騰了一個晚上，晨起時也不帶睡眼惺忪的。

但齊君薇就慘了，嫁人後疏於練武，體力差了不少，只覺腰痠背痛，怎麼睡都睡不夠，還是被春蘭提醒已經辰時了她才驚醒，匆匆忙忙打理好自己，趕到正院那裡請安。

昨日陳氏交代的事齊君薇一件都沒有做，尤其是讓衛胤玄去楊巧兒那裡歇息更是徹底忘了，但齊君薇一點也不後悔，還有些回味昨日那種盡情纏綿的氣氛，心忖頂多就是被痛罵一頓，又不痛不癢。

想不到陳氏見了她，不僅沒有怪她晚來，也沒有責備她未讓世子去小妾那裡過夜，反而意味深長地直瞅著她。

「想不到來了個楊姨娘刺激一回，妳倒是開竅了？」

然而齊君薇聽了卻一臉茫然。

瞧她這個表情陳氏就來氣，又揮了揮手叫她回去，索性眼不見為淨。

沒開竅的齊君薇回了勁竹院後卻不是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而是進了繡房。

這間繡房在迴廊轉角處，小小一個房間只有繡架和馬紮，以及一個放置布料針線的木架。齊君薇不會繡花，這繡房自她入門後便閒置著，前些日子她和婆母說她房中鏡子磕了，想到庫房搬一面新鏡，陳氏自無不允，所以從那日後火齊鏡便擺在繡房之中。

齊君薇入房後先確認了左右無人便將窗戶仔細關起來並蒙上黑布，整個繡房裡隨即一片漆黑。不多時，火齊鏡突然光芒大作，照得暗室如同白晝，然後一個風華

絕代的美人便浮現鏡面之上。

齊君薇抓著鏡子，興奮道：「崔貴妃，妳教我主動去關心世子的事情，真的有效！世子不僅不再那麼冷淡了還很熱情……」

鏡中的崔貴妃睨了她一眼，明明是有些鄙視的眼神卻顯得風情萬種。

她用慣常疏懶的語氣道：「這才哪兒到哪兒？我們後宮嬪妃服侍君王，要想辦法清楚知道聖上在哪兒，又不能知道的太過，免得被認為窺探皇帝行蹤，這其中分寸的拿捏妳還差得遠了！就妳這點小手段，連侍候御前的太監都比不上。」

原來這鏡中人竟是前朝貴妃，傳聞豔色絕世，眉間一顆硃砂痣，迷得前朝皇帝神魂顛倒，一世獨寵，後因皇帝昏庸、前朝動亂，朝中大臣將此亂歸咎於崔貴妃惑亂朝綱，逼得前朝皇帝賜死她，之後更有嫉妒她的仇家將她的魂魄困在火齊鏡之中，這一困就是幾百年。

據崔貴妃所述，她在火齊鏡裡孤孤單單，從來沒人能見到鏡裡的她，都快無聊死了，直到那日齊君薇躲在庫房自怨自艾被她聽到，忍不出現身嘲諷，卻想不到齊君薇竟能看到她。

於是無聊百年的崔貴妃話匣子開了，恨不得將自己一身魅惑帝王之術全塞進齊君薇的直腸子裡。

而被一隻鬼嫌棄的齊君薇笑容有點僵，「我不是剛學嗎？至少我夫君好像挺喜歡的。」

崔貴妃輕哼一聲，「那也只是一時新奇，就妳這姿色，也不懂得捋飭捋飭，擦點脂粉掩飾一下，成天穿得灰撲撲的，還以為家裡死人呢！妳就沒有鮮豔點的衣服？」

她絕不會承認這丫頭長得還算明眸皓齒，在前朝的後宮中勉強強封個嬪吧，但就這腦子，也只是去睡冷宮的份。

齊君薇仔細回想，她是父親熱孝時成的親，置辦的衣服自然樸素，之後出了孝期，她穿的也習慣，倒是沒去注意這些。

「但我現在是世子夫人，穿得太豔麗會不會被人說我不守婦道……」齊君薇遲疑說道。

崔貴妃納悶，「妳口中那些所謂規矩、婦道什麼的，到底誰教妳的？」

齊君薇尷尬一笑，「沒有人教我，但不管是女箴、女誡，不、不都是那樣子的嗎？」

崔貴妃翻了記大白眼，「妳守的什麼婦道，把自己弄得畏畏縮縮、瞻前顧後的，班昭看了都要掀開棺材板搗妳一記耳刮子。以後聽我的，知道嗎？我叫妳怎麼做妳就怎麼做！」

齊君薇聞言很是一言難盡，心忖道：妳守的婦道把自己守成遺臭萬年的妖妃，班昭倒是不用掀棺材了，但肯定在奈河橋頭堵妳！

「怎麼？妳還不服氣？」真不怪崔貴妃小瞧她，「光是妳一問左明維的事，妳夫君不就一五一十告訴妳了？還在浴間裡把妳這樣那樣……」

「停停停，不要說了！」齊君薇發誓，以後房間那面銅鏡一定要用布簾遮起來……不不不，以後房間別放鏡子了。

自從她在庫房發現火齊鏡，崔貴妃也沒隱瞞她，坦承自己被封在火齊鏡中就能使出火齊鏡自帶的神通——由鏡窺人。

只要有鏡子的地方，不管是妝鏡、手鏡、桌鏡甚至是全身鏡，崔貴妃都能經由鏡子看到鏡面倒映範圍內發生的所有事。

所以一個高貴雍容又目空一切的貴妃卻被孤單地關在鏡中，成天看著別人家的瑣事找樂子又苦於無人傾訴，現在來了一個齊君薇，那還不拉著一起說三道四、聊閒扯淡？

至於左明維之事，就是上回崔貴妃窺探英國公府巧合得來的消息。

英國公戰功赫赫，老驥伏櫪，卻罕有人知他其實有心疾。

上回英國公心疾不小心犯了，大夫特地警告他，這心疾是會傳給子孫的，所以英國公家的男丁最好儘量避免情緒激動或過度鍛鍊。

也就是說，左明維其實不適合繼續擔任軍職。

與韃子最後一次戰事過後，如今四海昇平，英國公家的子弟雖大多是武官卻毋須過多的操練，只有左明維，身負保護帝王之重任，需要不斷的訓練，又是自己爬到金吾後衛統領的位置，實在無法放棄。

英國公府的人也心存僥倖，想著反正不一定會病發，先讓左明維撐過軍演，拿個好成績，說不定能圖謀一個比較不那麼累卻又更好的職位。

所以當齊君薇打聽軍演是所有親軍都要參加的消息後，便二話不說重金求了一顆救命丸，但她並不是要給衛胤玄用，而是為左明維準備的。

如果沒用上那最好，萬一用上了，能挽救一個大好青年，還讓英國公府欠侯府一個人情，怎麼算都不虧。

「妳放心吧，我這人雖不敢說正派，但還是有些操守的，妳房裡那點事我還懶得看！」崔貴妃見她嚇呆，以為她在糾結自己偷看一事，連忙好聲好氣地安撫她，難得有個一起說閒話的朋友，可別被嚇跑了。

崔貴妃又忙轉移話題，「不過我告訴妳，妳別把世俗的道德標準套在我身上，我現在就是一隻鬼，不需要高尚的人格，該怎麼偷看我還怎麼偷看，而且我一定會告訴妳。女人不能老把自己關在家裡，最好多知道一點事情，尤其京城水深，門第之間的關係糾葛還有人與人的愛恨情仇妳都要懂，免得日後遇上了卻一知半解、毫無準備，那是會被人笑話的。」

「這樣會不會被當成三姑六婆之流……」齊君薇處在一種很想聽但又顧忌著不敢聽的道德掙扎中。

「難道妳會出去亂講？關鍵的祕密該用的時候再用，像這次左明維之事妳不就做得挺好的嗎？」崔貴妃略微一想，就知道齊君薇糾結的點在哪裡，不以為然地道：

「那些後宮不得干政、牝雞司晨的話都是對女人的汙蔑。女人完全不需要隱藏自己的見識及才能，因為男人可能因為政治上的敏感因素，很多公務上的事只能藏在肚子裡，但他們也是需要和別人分享的。如果自己最信任的妻子在聊公事時也能聽懂他說的話，不求替他解決問題，只要能與他有來有往、分析琢磨，那丈夫對妻子重視的程度也會加重。」

聽起來好有道理，齊君薇點頭如搗蒜。

「要讓自己不落入三姑六婆說閒話之流，妳得要有自己的興趣或專才，不要扎死在後宅，那只會讓心胸及眼界更狹窄，明白嗎？」崔貴妃過去在後宮也不只會賣弄美貌，她自認智謀不輸上官婉兒，才華不遜於李清照，舞跳得趙飛燕都要羞愧，要不然那死鬼皇帝怎麼會十數年來對她興趣不減？

可是一提到興趣或專才，齊君薇突然臉頰發熱，慚愧地道：「我……我閨中時是有一項興趣，可是那難登大雅之堂……」

「除非是坑蒙拐騙、違背律法，否則沒有難登大雅之堂的興趣。妳既覺得拿不出手，那就想辦法讓它拿得出手。」

這番話著實太過籠統，齊君薇無辜地看著她，只差沒明擺著說我聽不懂。

崔貴妃恨鐵不成鋼，冷哼一聲，屋子裡突然又變回一片漆黑。

懶得理這棒槌，等她自己想通吧！

軍演在京郊馬場舉行。

皇帝親軍還有守衛皇城的任務，自然不可能全部出動，而是選出隊內精英參與。二十六個衛分成幾個小組，由統領擔任主將，領兵分別交戰，輸的隊伍淘汰。由於馬場內有平原、山地、森林還有大湖，主將要根據不同的地勢戰勝對方的軍隊。通常遇到勢均力敵的，最後定然演變成將領間的交手，因此軍演相當考驗統領的用兵之道及個人武力。

雖說都是皇帝親軍，但也有分強弱。比如府軍前衛，都是些年輕力壯的壯丁，戰力自是不俗，但遇上老牌的金吾前衛，都是他們的長輩，這仗還沒打氣勢先輸一半；旗手衛平時就只在皇帝出行時負責掌大駕金鼓、旗纛等等，組成分子甚至有民夫，所以一遇上對手就潰不成軍，早早就被了結在一旁休息，不像來軍演倒像是來觀光的。

其中自然也有表現傑出的，如衛胤玄帶領的羽林前衛，以極小的代價剿滅了逃進山裡的虎賁左衛；又或者是左明維麾下的金吾後衛，雖說隊伍年紀稍長，但同時也代表了經驗豐富，打得對手騰驤衛毫無招架之力。

軍演直到選出最後的四強就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，大家都疲憊不堪，精神狀態到達臨界點，皇帝選在這時來觀戰最後四強的比賽，更是激化了隊伍之間的張力及衝突。

又經過了一日的對壘，決戰不出意料地由羽林前衛對上金吾後衛。

明日便要對決，許是強強相碰太有話題，不管是看客或是當事人，大夥兒都表現得十分激動，兩隊的戰術方針也討論到月上林梢的時辰，兵將們才各自回營帳。

金吾後衛與羽林前衛的營地就在隔壁，雙方一起回營必然會遇個正著。

金吾後衛幾個不著調的士兵，在與羽林前衛的士兵交錯而過時故意撞對方一下，羽林前衛的士兵一個趔趄，差點沒摔個大馬趴。

那險些摔倒的士兵險險穩住身子，隨即在那金吾後衛士兵的肩膀上用力一推，「你

這是做什麼？想打架？」

「怎麼，你們羽林前衛的人這麼嬌貴？不小心磕碰一下就要死要活的。」那金吾後衛士兵流裡流氣地道。

「你們金吾後衛才是一群龜孫子！」其他羽林前衛的人也不甘示弱，都圍過來助陣，「這幾日的大比，你們左統領都躲在隊伍後面讓別人去廝殺，大家都說你們左統領是縮頭烏龜，那你們不就是一群龜孫子嗎？」

羽林前衛的人訕笑起來，金吾後衛的人也不幹了，同樣迎了上來，「你們衛統領每次都衝在前面又如何？遇到暗箭就是第一個被幹掉，那叫匹夫之勇！」

雙方在營地旁吵了起來，推推攘攘的，差點就要打起來的時候，一道冰冷的喝斥聲猶如利箭由每個人的心中穿過，扎了一個透心涼。

「還有精神在這裡吵架，明日你們要是輸了，全部罰俸禁假！」來人是衛胤玄，眾人的爭論他聽得一清二楚，金吾後衛的人他不好罵，自是先管束自己人。

此時左明維也從一旁走出來，臉色同樣難看，「吵吵吵，都在吵什麼？誰大聲明天就能贏嗎？」

金吾後衛的人見老大來了，連忙告狀道：「統領，這些羽林前衛的混人說你是……是縮頭烏龜！」

羽林前衛的人也不甘示弱，對著衛胤玄道：「統領，金吾後衛的人說你匹夫之勇！」

雙方又是一陣你來我往的爭吵，兩個統領皆面色鐵青，最後揪出挑事的幾個人罰了幾軍棍，殺雞儆猴後才讓這群士兵們乖乖地回帳休息。

這場沒意義的對峙平息後衛胤玄也要回帳了，因著安定侯府與英國公府兩家本就有些齟齬，所以他也沒多看左明維一眼。

左明維卻沒有立即離開，而是在他身後冷冷地道：「我不會輸的！」

衛胤玄停步，轉身，「就憑你這縮頭烏龜？」

左明維薄怒，「我那叫養精蓄銳，你的匹夫之勇才不可取。」

衛胤玄驀地失笑，「我那叫萬夫莫敵。」

左明維一陣語塞，他前幾場刻意避戰是擔心自己的心疾，但他運氣好，遇上的都是軟柿子，可用兵法布陣掩飾過去，之後還輪空了一場，然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決戰卻遇上衛胤玄，看來是避不開動武了。

末了，他只得咬牙道：「在這裡耍嘴皮子沒用，明日便見真章。」

衛胤玄認同地點點頭，語氣淡淡，「那就看烏龜和匹夫，誰手底下硬了。」

軍演來到最後一日，交戰的地點直接在馬場的大草原上，模擬在關外大草原與韃子作戰的情況。

羽林前衛由衛胤玄騎馬立在隊伍正中央，手持利劍，另一手默默地握著掛在衣襟內的一個小瓷瓶，裡面是一顆救命丸，更是妻子對他的關懷，彷彿能給他什麼異樣的力量。

他沒想到，自己竟在這麼緊張的時候不合時宜地想起齊君薇。

羽林前衛擺出鷹翼陣，這種陣法很吃主將的武力，如鷹喙插入敵軍內部，兩翼便

能如利刃般由外圍收割敵軍性命。

金吾後衛前幾場比賽用的方法都是讓側軍來保護中軍，但這種凹字陣恰恰受鷹翼陣剋制，顯然是要逼左明維正面對決。

左明維拿著長槍、穿著輕甲，策馬於隊伍中央，與衛胤玄遙遙相對。

軍鼓響起，低沉的重擊猶如從地獄發出的聲音讓場上兵士們的內心都為之震動，而後殺聲四起，雙方主將身先士卒，兩軍交會。

金吾後衛的優勢在經驗豐富，羽林前衛則是紀律分明，一時間尚分不出勝負，但所有觀戰的人都知道，此役決勝的關鍵在兩個主將身上，誰打贏了，哪一隊便是此次軍演魁首。

長槍迎上利劍，衛胤玄與左明維打得如火如荼，兩人都是年輕一輩的高手，很久沒有這樣酣暢淋漓地動手了。

因為是演習，槍身與劍身都封了刃，上覆紅漆，只要能在對方要害處留下漆印便是勝出，但你來我往這麼多回，兩人身上都還乾乾淨淨的，連濺到一點漆色也沒有。

不遠處的高台上，正中央坐的是當今聖上啟明帝，他左手邊坐的是安定侯衛正樑，右手邊則是英國公左頌，後面則站著從小服侍的太監小李子。

啟明帝啜了口茶，含笑看著場上交手的兩個小輩，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衛胤玄劍法大開大闔，氣勢凌人，確有乃父之風。」

衛正樑一聽，隨即坐正了身子，明明一臉得意，口中卻是謙遜道：「臣愧不敢當。犬子一身武藝都是臣所教授，自然會有臣的影子。」

「就是這左明維……」啟明帝有些遲疑，「他用的是槍，打法卻小巧，被胤玄步步逼退，不太適合戰場。」

聽見這話左頌是有苦說不出，卻只能回道：「臣認為舍孫應是想以巧勝拙，以柔克剛，才會採取這種方法……」

「國公爺，這方法該不會你教的吧？」衛正樑突然說起風涼話，「陛下都說不適合戰場了，再這樣下去左明維會輸啊……」

「還沒到最後關頭，侯爺莫要下定論。」左頌氣得鬍子都翹起來。

啟明帝饒有興致地看兩位愛卿拌嘴，一時都忘了馬場上激烈的交戰。

此時，正在服侍的小李子突然低呼，提醒皇帝道：「陛下，場上似乎有狀況。」

啟明帝連忙向馬場看去，而後指著衛、左兩人交戰的方向，「你們看！左明維是不是倒下去了？可朕沒看到衛胤玄刺中他啊！」

兩個正要嘴皮子的長輩隨即停下，急急看了過去，只聽得左頌唉了一聲，差點沒掉下椅子，還是衛正樑眼明手快越過啟明帝拉住他。

「這、這只怕是……心疾犯了啊！」左頌失聲叫道。

時間回到早前，衛胤玄正在心中分析左明維的招式，總覺得對方沒有拿出全力，自己打得有些輕鬆了，然此時他一劍用力斬下，左明維這時已氣力用盡，見狀匆忙舉槍格擋，卻覺一陣巨力震得他氣血翻湧，心口猛地一痛，整個人眼前發黑，隨即栽倒下去。

此時只消衛胤玄再補他一劍勝負就出來了，可他卻沒有這麼做，只是急忙彎下身去探看左明維的情況。

「你沒事吧？左明維？你醒醒！」衛胤玄只見左明維撫著胸口，一臉痛苦，才這麼一會兒功夫臉色已然慘白，冷汗流了滿臉，眼看就要喘不過來了。

見狀，衛胤玄沒有一絲猶豫，突然拉出衣襟裡的瓷瓶，倒出一顆漆黑的藥丸子讓左明維含在口中。

齊君薇說這是救命丸，希望真能救左明維的命。

啟明帝、謝正樑及左頌也匆匆忙忙趕過來，他們身後跟著太醫，眾人見左明維的樣子就知道事情不好，連忙讓太醫過去診治。

太醫也不囉唆，他已由左頌那裡知道左明維這是心疾，先在後者身上扎了幾針，這才開始為其把脈。

眾人緊張地看著太醫一再變幻的表情，最後他居然扒開左明維的嘴，看到還有半顆未溶的藥丸。

「衛世子，這是你給他吃的？」太醫問道。

衛胤玄點頭，「這是我妻子給我帶的救命丸，我想著至少先吊著左明維的命……」左頌許是太緊張，話都還沒聽完，直接就暴怒了，「衛胤玄，你給我孫子胡亂吃什麼藥？你要害死他？」

衛正樑護犢子般道：「你這老頭是聾了還瞎了，沒聽到是救命丸嗎？沒這顆藥，說不定你孫子已經比你先走了。」

「你你你……」左頌又驚又氣，居然開始急促地喘起氣來。

「喂喂喂，你這是怎麼了？今日你祖孫說好一起犯病嗎？左老頭，你撐著點……」太醫無暇管左明維了，連忙讓左頌坐在地上，也在他身上扎幾針。

祖孫心疾連發，太醫算是看明白了，皺眉問道：「國公爺，貴府是否有代代相傳的心疾？」

左頌虛弱地點了點頭。

太醫卻搖了搖頭，「那國公爺竟還讓令孫參加軍演？實在太過冒險了！」

「以前也不知我這心疾會傳給後代，後來知道時……軍演迫在眉睫。本想撐過這次，再讓舍孫調職卻想不到……」

啟明帝聞言皺了皺眉，嘴唇動了動，最後還是沒說話。

在場都是人精，哪裡不知這是啟明帝開恩了，否則軍演視同正式作戰，左明維隱瞞病情上陣定然是要問罪的。

左頌既尷尬又慚愧地問：「太醫，我孫子現在如何了？」

太醫鄭重地道：「國公爺，您方才誤會衛世子了。那救命丸是太醫院前院使的獨門藥方，確實能吊命。左統領是初次發病，尚不嚴重，衛世子也及時讓左統領服藥，算是有驚無險，待左統領緩過來，回家休養一陣子就能恢復如常了。」

左頌聽罷，長吁了一口氣，肩膀隨即垮下，像是精氣神都被抽去一半似的。

衛正樑也沒再說酸話，畢竟鬥嘴歸鬥嘴，誰也不想真的看到對方後輩失去生命。

太醫取下針後左明維立刻被抬下去，場上的軍演早已停下，但羽林前衛倖存的人

數顯然比金吾後衛多，於是啟明帝便逕自宣布結果。

「此次軍演，奪得魁首的是……羽林前衛！」

橫豎左明維也沒事，羽林前衛的弟兄們歡呼起來，衛正樑及衛胤玄父子也露出淡淡的笑容。

而神色有些怔忡的左頌卻默默地喚住他們父子，「安定侯、衛世子，矯情的話我不多說，這個天大的人情老夫定會償還！」

城外親軍交戰得如火如荼，而安定侯府內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正打得熱火朝天。

原來是獨守空閨的楊巧兒等了幾天都沒等到衛胤玄出現，花了點錢打聽之下，才知道原來衛胤玄在她過門那日回來了，卻在勁竹院過夜，隔日又匆匆忙忙地出京，迄今沒有歸家。

楊巧兒在閨中時就任性驕縱，又因為李氏的捧殺，養得脾氣大得很，心裡一委屈，隨即就爆發了。

齊君薇沒被她放在眼裡，她直接鬧到陳氏跟前，指控齊君薇故意不讓世子去她那裡過夜。

「我嫁進門多久了，連世子的面都沒有見過，這不是齊氏故意刁難是什麼？」楊巧兒氣得連世子夫人都不叫了，「我每日都遣人去齊氏那裡詢問，都只得到世子不在府中的回答，還是我花錢打點，下人才願意告訴我世子出京去了。這麼大的事，不應該提早告訴我嗎？我才進門一日，就把世子弄出京去，這分明是不想讓世子和我接觸！」

此時，安定侯的妾室趙姨娘也在場，見陳氏、齊君薇被楊巧兒鬧得頭痛，她也樂得落井下石，「世子夫人氣量如此狹小怎麼成？瞧瞧咱們侯府男丁寥落，侯爺原本也只有世子一個兒子，還不是因為納了我才有胤元的出生？所以主母就算再嫉妒小妾，表面上也得收著，做得太難看，傳出去對侯府和世子夫人的聲譽都不好聽。」

趙姨娘生了庶子衛胤元，衛胤元雖然武功不成，但讀書好，年紀輕輕已經是個舉人，故趙姨娘在衛正樑面前還算有點臉面，對陳氏說話便難免夾槍帶棍、指桑罵槐。

果然，陳氏聽了她的話臉色一沉，她沒有去罵鬧事的楊巧兒，而是轉頭看向齊君薇，道：「妳這主母怎麼當的，直接讓妾室鬧到我跟前來，也不好好管管？」

齊君薇無奈，楊巧兒潑辣蠻橫，不像嫣紅那樣沉得住氣也不像周氏安分守己，偏生衛胤玄院子裡不乏陳氏放到兒子身邊的老人，她又支使不動，遇到楊巧兒這樣灑潑的，除非出手把她打服了，否則她還真想不到辦法能管住她。

罵完兒媳，陳氏又瞪著趙姨娘，「世子夫人如何毋需妳多嘴。若非有妳們這些多口多舌的，侯府裡的事怎麼會傳出去？先管好妳自己這張嘴吧！」

趙姨娘氣不打一處來，正要反駁，外院卻傳來侯爺與世子一同回府的消息，人都

已經走到二門了。

這會兒不管是方才還盛怒的陳氏，還是挑事的趙姨娘與楊巧兒，都肉眼可見地興奮起來，就是齊君薇也帶著一絲期盼的眼神。

不多時，衛正樑及衛胤玄進了花廳，一眼便看到滿屋子的女人，不由納悶道：「怎麼都在這裡？」

陳氏還沒說話，趙姨娘已經一臉委屈地靠上去，「侯爺，夫人正教訓世子夫人呢，沒想到卻連妾身一起教訓了。」

衛正樑皺眉問道：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起因是世子夫人院裡的小妾楊氏，因為久等不到世子，認為是世子夫人刻意阻攔，告到夫人這裡來，夫人因而責備世子夫人沒管好妾室……」趙姨娘一股腦地把事情說了，又暗自得意地看了陳氏一眼，接著道：「妾身不過替楊氏說了句話便吃了夫人一個掛落，侯爺可要為妾身做主啊。」

陳氏聽得心頭火起，她是責備齊君薇連個小妾都管不好沒錯，但趙姨娘這麼一告狀，不是也在告訴侯爺，她這個做主母的一樣沒管好小妾，讓後宅的事鬧到侯爺面前來？

若是之前，衛正樑可能還會為趙姨娘說句話，事後再安撫陳氏，對於後宅裡的爭風吃醋他一向如此處理，自認有益家宅和諧，然而今日卻不一樣，他心中有事急著說卻被迫聽趙姨娘東拉西扯，於是便有些不耐煩了。

他道：「行了，一點口角不必斤斤計較，後宅之事夫人一向處理得很好，妳和世子院裡那個姨娘先退下吧。」

聽見這話，陳氏一臉意外地看向他，心中忍不住疑惑，這對於妻妾爭執一向各打五十大板的男人今天怎麼站她這邊了？

趙姨娘卻是不依不饒，定要衛正樑強壓陳氏給她一個交代。

衛正樑本來心情極好，被趙姨娘這麼一鬧也有些怒氣了，當即道：「把趙姨娘送回院子裡，禁閉一個月。」說著，他微寒的目光隨即掃到楊巧兒身上，「至於妳……」楊巧兒可比趙姨娘機靈多了，她親眼看到世子回來了，日後總會光顧她的院子，隨即一個福身，說：「侯爺、夫人，巧兒退下了。」

等到屋子裡終於只剩幾個主子，衛正樑一開口就讓眾女眷又吃了一驚。

「齊氏，妳做得好！」

齊君薇先是一愣，後來想起了什麼，有些不太確定地看了眼衛胤玄。

衛胤玄將已然空了的瓷瓶從衣襟裡掏出來，朝她搖了搖。

齊君薇隨即勾起唇角，果然被她料中了！

陳氏卻不解地問：「齊氏做了什麼？」

衛正樑笑道：「軍演最後一日，是胤玄帶領的羽林前衛對上英國公家那個左明維帶領的金吾後衛。兩邊打到一半的時候左明維心疾突發，差點猝死，幸而齊氏替胤玄從前太醫院使那裡求了一顆救命丸，還要他隨時帶在身上，胤玄使用那顆救命丸救下左明維的命。可惜妳沒看到，英國公那老傢伙感激涕零得差點抱著我大腿哭了……」

英國公是這麼感情豐沛的人？

齊君薇狐疑地看向衛胤玄，後者奇異地明白了她的迷惑，竟偷偷地搖了搖頭。

父親他吹牛呢！

齊君薇忍住笑，又聽得衛正樑繼續道：「我們與英國公府不和陛下是知道的，想不到胤玄沒有趁人之危戰勝左明維，還拿出珍貴的藥救他，陛下不僅大大誇獎了胤玄……」

他突然轉向齊君薇，害得正在偷笑的齊君薇表情一僵，差點沒被自己的口水嗆到。衛正樑道：「胤玄告訴陛下，這顆藥是妳準備的，應算是妳的功勞，所以陛下也誇獎了妳。軍演最後自然是羽林前衛勝了，唯一被陛下嘉獎的都是我們家的小輩，我不該高興嗎？」

陳氏一聽也笑了起來，「這麼聽起來，英國公府還欠了我們一個大人情，齊氏，妳做得不錯。」

「父親母親謬讚了。」齊君薇謙遜回道。

衛正樑卻聽不得這種話，當初齊副將可是個不拘小節又豪爽的人，他一直不明白齊氏這小家子氣的性子是怎麼養出來的，不過今日觀之，小家子氣也是有好處的，至少心細。

「齊氏，這件事情上妳立了大功，陛下那裡會給妳賞賜，侯府自然也不會小氣，妳說說看想要什麼獎勵？」衛正樑嘴上這般問，心中想的卻是：小姑娘至多要些珍貴的頭面綢緞什麼的吧，庫房多的是。

齊君薇看向陳氏，陳氏肯定地點頭。

她又看向衛胤玄，衛胤玄直接開口道：「妳儘管說。」

齊君薇試探性地再次確認，「真的要求什麼都可以嗎？」

「只要不違背律法，什麼都可以。」衛胤玄開始好奇，是什麼樣的要求會讓她這樣小心翼翼的。

於是齊君薇鼓起勇氣，說出一個差點沒讓在場所有人驚掉下巴的要求——

「那個……我可以養幾條狗嗎？」